

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

徐霞客游記全譯

(四)

(修訂版)

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規劃重點項目
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

〔明〕徐弘祖 著 朱惠榮 等 譯注

貴州出版集團
貴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徐霞客游记全译

[明]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

四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霞客游记全译/朱惠荣等译注. —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8.9

ISBN 978-7-221-08212-1

I. 徐… II. 朱… III. ①游记-中国-明代②历史地理-中国-明代③徐霞客游记-译文④徐霞客游记-注释 IV. K9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3425 号

书 名	徐霞客游记全译
著 者	[明]徐弘祖
译 注	朱惠荣 等
责任编辑	孟筑敏
装帧设计	余强
出版发行	贵州人民出版社
地 址	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
版 次	2008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87 × 1092mm 1/16
字 数	1844 千字
印 张	124.25
印 数	1-3000 册
定 价	185.00 元(1-4)



滇游日记六^①

【题解】

《滇游日记六》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西北部的游记。

崇祯十二年(公元1639年)正月,徐霞客游遍鸡足山上各风景名胜迹,考察山形地貌,遍搜山中的清泉、悬瀑、陡崖、奇树、静室,了解诸寺缘起,抄录碑刻,寻访遗迹,还记载了正月十五观灯、人工喷泉、架桥渡水、山中建筑特点及僧侣饮食、论经、养花、赴斋、祭扫等生活情态。明末是鸡足山发展的鼎盛时期,《徐霞客游记》从动态反映鸡足山的盛况,对鸡足山所作的全面详尽的记录,比之于志书更加生动感人,是研究明代佛教名山的典型资料。

徐霞客接受丽江府土官木增的邀请,于正月二十二日离开鸡足山赴丽江。途经中所屯、北衙、西邑、松桧、辛屯、冯密等,从南往北,游展纵贯鹤庆府。沿途游腰龙洞、鸡鸣寺,探龙珠山的石穴,考察了南衙和北衙的银矿。往北再经七和,过邱塘关,二十五日抵丽江府。二十九日,木增迎徐霞客移居解脱林。

【原文】

己卯正月初一日^② 在鸡山狮子林莘野静室。是早天气澄澈,旭日当前。余平明起,礼佛而饭,乃上隐空、兰宗二静室。又过野愚静室,野愚已下兰宗处。遂从上径平行而西,入念佛堂,是为白云师禅栖



之所，狮林开创首处也。先是有大力师者，苦行清修，与兰宗先结静其下，后白云结此庐与之同栖，乃狮林最中，亦最高处。其地初无泉，以地高不能剡木以引。二师积行通神，忽一日，白云从龕后龙脊中垂间，剡石得泉^⑤。其事甚异，而莫之传。余人龕，见石脊中峙为崖，崖左有穴一龕，高二尺，深广亦如之。穴外石倒垂如檐，泉从檐内循檐下注，檐内穴顶中空，而水不从空处溢，檐外崖石峭削，而水不从削处坠，倒注于檐，如贯珠垂玉。穴底汇方池一函，旁皆菖蒲茸茸，白云折梅花浸其间，清冷映人心目。余攀崖得之以为奇，因询此龙脊中垂，非比两腋，何以泉从其隆起处破石而出？白云言：“昔年剡石得之，至今不绝。”余益奇之。后遇兰宗，始征其详。乃知天神供养之事，佛无诳语，而昔之所称卓锡、虎跑，于此得其征矣。龕前编柏为栏，茸翠环绕，若短屏回合。阶前绣墩草，高圆如叠，趺其上^④，蒲团锦茵皆不如也^⑤。龕甚隘，前结松棚，方供佛礼忏^⑥。白云迎余茶点，且指余曰：“此西尚有二静室可娱，乞少延憩，当淪山蔬以待也。”余从之。西过竹间，见二僧坐木根曝背，一引余西入一室。其室三楹，乃新辟者，前甃石为台，势甚开整，室之轩几，无不精洁^⑦，佛龕花供，皆极精严，而不见静主。询之，曰：“白云龕礼忏司鼓者是。”余谓此僧甚朴，何以有此？乃从其侧又上一龕，额曰“标月”，而门亦扃。乃返过白云而饭。始知其西之精庐，即悉檀极师所结，而司鼓僧乃其守者。饭后，又从念佛堂东上，蹶二龕。其一最高，几及岭脊，但其后纯崖无路，其前则旋崖层叠，路宛转循之，就崖成台，倚树为磴，山光悬绕，真如蹶鸢岭而上也。龕前一突石当中，亦环倚为台，其龕额曰“雪屋”，为程还笔，号二游，昆明人，有才艺。而门亦扃。盖皆白云礼忏诸静侣也。

又东稍下，再入野愚室，犹未返，因循其东攀东峡。其峡自顶下坠，若与九重崖为分铎者。顶上危岩叠叠，峡东亘岩一支，南向而下，即悉檀寺所倚之支也。其东即九重崖静室，而隔此峰峡，障不可见。余昔自一衲轩登顶，从其东攀岩隙直上，惟此未及经行，乃攀险陟之。路渐穷，抵峡中，则东峰石壁峻绝，峡下隄壑崩悬，计其路，尚在其下甚深。乃返从来径，过帘泉翠壁下，再入兰宗庐。知兰宗与野愚俱在玄明精舍，往从之。玄明者，寂光之裔孙也。其庐新结，与兰宗静室东西相望，在念佛堂之下、莘野山楼之上。余先屡过其旁，翠条黦映，俱不能觉；今从兰宗之徒指点得之，则小阁疏棂，云明雪朗，致极清雅。阁

名雨花，为野愚笔，诸静侣方坐啸其中，余至，共为清谈淪茗。日既昃，野愚辈乃上探白云，余乃下憩莘野楼。薄暮，兰宗复来，与谈山中诸兰若缘起^⑧，并古德遗迹^⑨，日暮不能竟。

初二日 饭于莘野，即再过兰宗，欲竟所征，而兰宗不在。爰玄明雨花阁精洁，再过之，仍淪茗剧谈。遂扶筇西一里^⑩，过望台岭。此岭在狮林之西，盖与旃檀岭为界者，亦自岭脊南向而下，即大觉寺所倚之冈也，自狮林西陟其岭，即可望见绝顶西悬，故以“望”名。与其西一岭，又夹壑为坞，诸静室缘之，层累而下，是为旃檀岭。先是鸡山静室，只分三处，中为狮子林，西为罗汉壁，东为九重崖，而是岭在狮林、罗汉壁之间，下近于寂光，故寂光诸裔，又开建诸庐，遂继三而为四焉。盖其诸庐在峡间，东为望台岭，西为旃檀岭，此岭又与罗汉壁为界者，又自岭脊南向而下，即寂光寺所倚之支也，是为中支。盖罗汉壁之东，回崖自岭脊分隄南下，既结寂光，由其前又南度东转，为观音阁、息阴轩，峙为瀑布东岭，于是又度脊而南，为牟尼庵，又前突为中岭，若建标于中，而大士阁倚其端，龙潭、瀑布二水口交其下，一山之脉络，皆以兹为绾毂云。

逾望台岭西三里，由诸庐上盘壑而西三里，又盘岭而南北转一里，北崖皆插天盘云，如列霞綃，而西皆所谓罗汉壁也。东自旃檀岭，西至仰高亭峡，倒插于众壑之上，当其东垂之褶者^⑪，幻空师结庐处也。真武阁倚壁足，其下曲径纵横，石级层叠，师因分簞为篱，点石为台，就阁而憩焉。其下诸徒辟为丛林，今名碧云者也。余前已访幻空返，忆阁间有陈郡侯天工诗未录，因再过录之。师复款谈甚久，出果饷之榻间。阁两旁俱有静室旁通，皆其徒所居，而无路达西来寺，必仍下碧云。

由山门西盘崖坡，又一里半，北上半里，抵壁足，则陕西僧明空所结庵也，今名西来寺。北京、陕西、河南三僧，俱以地名，今京、陕之名几并重。以余品之，明空犹俗僧也。其名之重，以张代巡凤翔同乡，命其住持绝顶迦叶殿，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铜殿移而畀之，故声誉赫然。然在顶而与河南僧不协，在西来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妇，其识见犹是碧云诸徒流等，不可望幻空后尘也。然其寺后倚绝壁，云幕霞标，屏拥天际，巍峭大观，此为第一。寺西有万佛阁，石壁下有泉一方，嵌崖倚壁，深四五尺，阔如之。渚水中涵，不盈不涸。万峰之上，纯石之间，汇此一脉，固奇，但不能如白云龕之有感而出，垂空而下，为神异耳。观其



水色，不甚澄澈，寺中所餐，俱遥引之西峡之上，固知其益不如白云也。寺东有三空静室，亦倚绝壁。三空与明空俱陕人，为师兄弟，然三空颇超脱有道气，留余饭其庐，已下午矣。自西来寺东至此，石壁尤竦峭，寺旁崖进成洞，其中崆峒，僧悉以游骑填驻其中，不可拦入，深为怅恨。又有峡自顶剖洼而下，若云门剑壁，嵌隙于中，亦为伟观。僧取薪于顶，俱自此隙投崖下，留为捷径，不能藉为胜概也。

既饭，复自寺西循崖而去，二里，崖尽而为峡，即仰高亭之上也。先是余由绝顶经此下，遂从大道入迦叶寺，不及从旁岐东趋罗汉壁，然自迦叶寺回眺崖端，一径如线痕，众窠如云盖，心甚异之，故不憚其晚，以补所未竟。然其上崖石虽飞嵌空悬，皆如华首之类，无可深入者。乃返，从西来、碧云二寺前，东过旃檀，仍入狮林，至白云龕下，寻玄明精舍。误入其旁，又得一龕，则翠月师之庐也。悉檀法眷。前环疏竹，右结松盖为亭，亦萧雅有致，乃少憩之。遂还宿莘野楼，已暮矣。



初三日 晨起，饭。荷行李将下悉檀，兰宗来邀，欲竟山中未竟之旨，余乃过其庐，为具盒具餐，遍征山中故迹。既午，有念诚师造其庐，亦欲邀过一饭。兰宗乃辍所炊，同余过念诚。路经珠帘翠壁下，复徙倚久之。盖兰宗所结庐之东，有石崖傍峡而起，高数十丈，其下嵌壁而下，水自崖外飞悬，垂空洒壁，历乱纵横，皆如明珠贯索。余因排帘入嵌壁中，外望兰宗诸人，如隔雾牵绡，其前树影花枝，俱飞魂濯魄，极晷映这妙。崖之西畔，有绿苔上翳，若绚彩铺绒，翠色欲滴，此又化工之夹染，非石非岚^①，另成幻相者也。崖旁山木合沓，琼枝瑶干，连幄成阴，杂花成彩。兰宗指一木曰：“此扁树，曾他见乎？”盖古木一株，自根横卧丈余，始直耸而起，横卧处不圆而扁，若侧石偃路旁，高三尺，而厚不及尺，余初疑以为石也，至是循视其端，乃信以为树。盖石借草为色，木借石为形，皆非故质矣。

东半里，饭于念诚庐。别兰宗，南向下之字曲，半里，又入义轩庐。义轩，大觉之派，新构静室于此，乃狮林之东南极处也。其上为念诚庐，最上为大静室，即野愚所栖，是为东支。莘野楼为西南极处，其上为玄明精舍，最上为体极所构新庐，是为西支。而珠帘之崖，当峡之中，傍峡者为兰宗庐，其上为隐空庐，最上为念佛堂，即白云师之庐也，是为中支。其间径转崖分，缀一室即有一室之妙，其盘旋回结，各各成境，正如巨莲一朵，瓣分千片，而片片自成一界，各无欠缺也。

从义轩庐又南向“之”字下，一里余，过天香静室。天香，幻住庵僧也，其年九十，余初上觅莘野庐，首过经问道者。又南一里，过幻住庵，其西即兰陀寺也，分陇对衡，狮林之水，界于左右，而合于其下焉。又南下一里余，二水始合，渡之即为大乘庵。由涧南东向循之，半里，水折而南，复逾涧东南下，一里，过无我、无息二庵。其下即为小龙潭、五花庵，已在悉檀寺右廓之外，而冈陇间隔。复逾涧南过迎祥寺，乃东向随涧行，一里，抵寺西虎砂，即前暗中摸索处也。其支自兰陀南来，至迎祥转而东，横亘于悉檀寺之前，东接内突龙砂，兜黑龙潭于内，为悉檀第一重案。其内则障狮林之水，东向龙潭；其处则界旃檀之水，合于龙潭下流，而脉遂止于此焉。于是又北逾涧半里，入悉檀寺，与弘辨诸上人相见，若并州故乡焉。前同莘野乃翁由寺入狮林，寺前杏花初放，各折一枝携之上；既下，则寺前桃亦缤纷，前之杏色愈浅而繁，后之桃靥更新而艳，五日之间，芳菲乃尔。睹春色之来天地，益感浮云之变古今也。

注释

①《滇游日记六》：在乾隆刻本第七册上。

②己卯：崇祯十二年，公元1639年。

③剝(kū 枯)木：把树木剖开挖空。剝(chán 缠)：凿。

④跏趺(jiā fū 加夫)：“结跏趺坐”的略称，即两脚交迭而坐，脚底板朝上，默然凝神，为佛教修禅者的坐法。

⑤蒲团：僧人坐禅及跪拜所用的垫子，用蒲编成，形状团圆，故称蒲团。现亦用稻草编成或布缝制。

⑥礼忏：佛家礼拜三宝忏悔罪孽的仪式，又称拜忏。

⑦室之轩几，无不精洁：原脱此八字，据徐本补。

⑧兰若：梵语“阿兰若”的省称，义即空寂闲静的地方，为寺庙的另一称谓。

⑨古德：佛教徒对其先辈的尊称。

⑩筇(qióng 穷)：通作“邛”，本我国西南地区古代族名，在今四川西昌一带。邛地产竹，节高实中，可作手杖，即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所说的“邛竹杖”。后来，杖也称筇。

⑪褶(zhě 者)：折迭。

⑫岚(lán 蓝)：山林中的雾气。

【今译】

己卯年正月初一日 在鸡足山狮子林莘野的静室。这天早晨空气澄澈，旭日当空升起。我天亮起床，拜佛后吃饭，于是上隐空、兰宗两处静室。又拜访野愚的静室，野愚已经到兰宗那里去了。就从上面的小路往西平行，进入念佛堂，这是白云法师坐禅居住的地方，为狮子林首先开创的静室。早先有大力法师苦心修行，和兰宗先在下面建静室，后来白云法师建筑此屋和他们居住在一起，是狮子林最正中，也是最高的地方。这里最初没有泉水，因地势高而不能用剖开的树木引水。二位法师积德感通神灵，忽然有一天，白云法师从石屋背后龙脊正正下垂的中间，凿石得到泉水。这事很神奇，但没有谁宣传。我进入石屋，看到石脊峙立在正中形成崖壁，崖壁左部有一个石洞，二尺高，深度宽度也相同。洞外石壁倒垂，如同屋檐，泉水从檐内顺檐往下流，檐内洞顶是中空的，但水没有从中空处溢出来，檐外崖石陡峭，但水没有从峭壁上坠落，而是倒流于檐内，如联珠成串、玉水垂落。洞底汇成一汪方池，旁边都是茸茸的菖蒲，白云法师折了梅花枝泡在其中，清心高洁，映人心目。我攀崖得以看见这一切，认为神奇，就询问龙脊正正下垂，不和两旁相连，为什么泉水会从隆起处穿石而出？白云说：“从前凿石便找到水，至今不断。”我更加惊奇。后来遇到兰宗，才问其详情。于是知道天神供养的事，佛门没有诳语，而从前所传说的卓锡泉、虎跑泉，从这里得到了印证。石屋前编柏树枝为栏杆，毛茸茸的绿色环绕，像矮屏风曲折接合。石阶前的绣墩草，又圆又高像重叠而成，在上面结跏趺坐，蒲团、锦垫都比不上。石屋很狭窄，前面盖有松棚，正在供佛、举行拜忏仪式。白云法师用茶点迎接我，并指着对我说：“这西边还有两处静室可以消遣，请稍微多休息一会，让我煮山里的蔬菜来招待。”我听从了。往西从竹林中穿过，看见二位僧人坐在树根上晒背，一僧带我往西进入一处静室。静室分为三间，是新建的，室前用石砌成台，地势十分开阔整齐，室中的栏杆几案，无一不精致整洁，佛龕和供奉的花，都极其精巧庄严，但没见静室主人。询问，回答说：“白云石屋中拜忏仪式的司鼓就是。”我认为此僧十分质朴，怎么能有此静室？于是从旁边又上一间石屋，门额名“标月”，但门也关着。就返回去拜访白云法师，然后吃饭。才知道那西边的精致房舍，就是悉檀寺体极法师所建的，而司鼓的僧人只是守屋人。饭后，又从念佛堂往东

上,登上二间石屋。其中一间位置最高,几乎到岭脊,只是背后完全是山崖而无路,前面则环形的崖壁层层叠叠,道路宛转沿崖走,就着崖修成台,靠着树建为梯,山色悬空盘绕,真像踩着灵鹫山而上。石屋前一块石突立在正中,也环靠为台,石屋的扁额是“雪屋”,为程还的手笔,〔程还名二游,昆明县人,有才艺。〕而屋门也关着。大概众静侣都去参加白云法师的拜忏仪式了。

又往东逐渐下,再进入野愚的静室,野愚还没回来,于是沿静室东攀登东峡谷。峡谷从顶上往下坠,好像和九重崖形成分堑。顶上陡岩层叠,峡谷东面横伸出一支山岩,向南延伸而下,就是悉檀寺所靠的支脉。东边就是九重崖静室,被此峰和峡谷阻挡,不能看见。我过去从一衲轩登顶,从轩东攀援岩缝直上,只有这里没来得及经行,于是涉险攀登。道路渐渐穷尽,抵达峡谷中,则东峰的石壁陡峻到极点,峡谷往下倒塌、深壑崩溃悬空,估计道路还在下面很深的地方。于是返回顺来路走,经过帘泉翠壁下,又进入兰宗的住房。知道兰宗和野愚都在玄明的精舍,就去找他们。玄明是寂光寺继承衣钵的弟子。他的居室新近建成,和兰宗的静室东西相望,在念佛堂之下、葦野的山楼之上。我前此多次从静舍旁边经过,因翠枝掩映,都没有发现;现在听从兰宗的徒弟指点,才得以找到,是小阁,窗格疏阔,云明雪朗,极其清静雅致。〔阁名雨花阁,是野愚的手笔。〕众静侣正坐在阁中闲谈吟咏,我到后,一起泡茶清谈。太阳偏西以后,野愚他们才上去探望白云法师,我就下葦野的山楼休息。快到傍晚时,兰宗又来,和我谈论山中众寺庙的缘起,以及佛门先辈的遗迹,到天黑还没谈完。

初二日 在葦野这里吃过饭,立即又去拜访兰宗,想听完他所收集的旧事,但兰宗不在。喜爱玄明的雨花阁精致洁净,又去拜访,仍然泡茶畅谈。于是拄着邛竹杖往西走一里,经过望台岭。此岭在狮子林之西,是与旃檀岭分界的山,也从岭脊向南延伸下去,就是大觉寺所傍靠的冈,从狮子林西登上望台岭,就可以远看到绝顶悬在西边,所以用“望”作名。望台岭和其西边的一座岭,又夹着沟壑形成山坞,众静室顺着坞,层层叠叠往下分布,这就是旃檀岭。早先鸡足山的静室只分为三处,中间是狮子林,西边是罗汉壁,东边是九重崖,而旃檀岭在狮子林、罗汉壁之间,下面靠近寂光寺,所以寂光寺的众后代弟子又开辟、建成众静室,于是接三处静室之后成为第四处。众静室所在的峡



谷中,东边为望台岭,西边为旃檀岭,此岭又和罗汉壁分界,又从岭脊往南伸下去,就是寂光寺所傍靠的支脉,这是中支。罗汉壁的东边,迂回的崖壁顺岭脊分裂往南伸下去,建盖寂光寺后,朝前又往南延伸转向东,建有观音阁、息阴轩,峙立为瀑布东岭,于是又越脊往南,为牟尼庵,又往前突起为中岭,像在正中建立标志,而大士阁傍靠在边缘上,龙潭、瀑布两股水流在山下交汇,一座山的脉络,都是以此为凑集点。

越过望台岭往西三里,顺众静室边盘绕壑谷往西走三里,又盘绕岭往南走,转北一里,北边的山崖都是插向天际,白云环绕,如罩彩色轻纱罗列,而西边都是所谓的罗汉壁。壁东边起自旃檀岭,西边到仰高亭峡谷,倒插于众壑谷之上,位于壁东边的折迭处,是幻空法师建的房舍。真武阁靠在壁足,阁下曲折的小路纵横,石阶层层叠叠,法师沿着裂开的箐沟筑篱笆,点石为台,就着阁居住。阁下面众弟子开辟为寺院,是现在的碧云寺。我在前已经拜访过幻空师,返回后,回忆起阁中陈郡侯[天工]的诗没有录,于是又去拜访而录诗。法师又恳谈了很久,取出果子在榻间款待。阁两旁都有静室通着,都是法师徒弟的居室,但没有路通西来寺,必须仍然下到碧云寺。

从山门往西绕崖坡,又走一里半,往北上半里,到达壁脚,则是陕西僧人明空所建的庵,如今名西来寺。北京、陕西、河南三位僧人,都是以地方作僧名,现在北京僧、陕西僧的名声几乎并重。由我来品评他们,明空还是一般的僧人。他的名声这样重,是因为他是代理巡按张凤翮的同乡,张命他为绝顶迦叶殿住持,而沐府又把中和山铜殿迁移来送给他,所以声誉显赫。然而在绝顶与河南僧不和,在西来寺却只知道接待朝山的男男女女,他的见识还只是碧云寺众徒弟那一流的,与幻空法师望尘莫及。然而此寺背靠绝壁,白云为幕,彩霞为标,屏障般地拥在天际,巍峨陡峭的大观,这里就是第一。寺西有万佛阁,石壁下有一方泉水,靠壁嵌进崖中,有四五尺深,宽也相同,其中涵着的积水,不溢不枯。万峰之上,纯粹的崖石之中,汇积出这水脉,本来就奇特,只是不能像白云龕的水那样有感而出,垂空而下,那是神奇啊。观看水色,不十分清澈,寺中所吃的水,都是从远处西峡谷引上来的,因此知道此水更加比不上白云龕的泉水。寺东有三空的静室,也是傍靠绝壁。三空和明空都是陕西人,为师兄弟,但三空人很超脱,有道气,留我在他屋里吃饭,已经是下午了。从西来寺东到这里,石壁尤

其高耸陡峭，寺旁边的崖石裂成洞，空空的，僧人全用来关游客的马，不能进洞游览，深感不痛快，不满意。又有峡谷从顶上剖开洼地而下，像云门剑壁，缝隙镶嵌于其中，也很壮观。僧人到顶上取柴，都从这条缝隙投到崖下，留着作为捷径，不能凭借为佳境。

吃过饭，又从寺西沿崖而去，二里，崖尽头处成为峡谷，就是仰高亭之上。在此之前我从绝顶经过这里而下，就顺大路进迦叶寺，来不及顺旁边的岔路往东赶到罗汉壁，而从迦叶寺回头眺望崖端，一条小路如同线痕，众多的洞穴如在云间，心中十分惊异，所以不怕天晚，去补游所没游完的地方。然而上面虽然崖石飞嵌悬空，却都和华首门之类相同，没有可以深入的。于是返回，从西来、碧云二寺之前，往东经过旃檀林，仍然进入狮子林，到白云的石屋下，找玄明的精舍。误从精舍旁边进去，又看到一间石屋，则是翠月法师的居室。〔悉檀寺的弟子。〕前面环绕着疏朗的竹子，右边用松树建盖为亭，也清雅有致，于是稍作休息。到返回莘野楼去住宿时，天已经黑了。

初三日 早晨起床，吃饭。担着行李准备下悉檀寺，兰宗来邀请，想讲完山中没讲完的事迹，我于是到他居室拜访，他为我准备了果盒及饭食，讲遍了山中故迹。午后，念诚法师来兰宗的居室访问，也准备邀请过去吃饭。兰宗于是停止做饭，和我一同拜访念诚。道路从珠帘翠壁下经过，又移步傍靠了很久。兰宗建的静室东边，有石崖傍着峡谷而起，高数十丈，下面崖壁嵌进去，水顺崖外飞悬，垂空洒向崖壁，纷乱纵横，完全如同绳索联贯的明珠。我于是排开水帘进入凹嵌的壁中，往外看兰宗等人，如隔着云雾，绕着轻纱，瀑布前的树影花枝，都令人魂魄飞腾、明净，极尽掩映之妙。崖的西半边，有青苔覆盖在上面，像铺着绚丽多彩的绒毯，翠色欲滴，这又是大自然创造的精致染品，既非石崖，又非山林中的雾气，形成又一种幻景。山崖边树木缤纷繁多，琼枝玉干，连幄成阴，杂花成彩。兰宗指着一棵树说：“这是扁形树，其它地方曾见过吗？”原来是一棵古树，从根开始横卧一丈多，才直耸起来，横卧的那一段不圆却扁，像石块侧躺在路旁，有三尺高，而厚度不到一尺，我当初怀疑是石，到这时顺着看它的上端，才相信是树。石壁借草作颜色，树木借石作形状，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。

往东半里，到念诚的居室吃饭。和兰宗告别，往南下“之”字形的弯，半里，又进入义轩的居室。义轩是大觉寺一派，新近在这里建盖静



室,位置在狮子林的东南尽头处。上面是念诚的居室,最上面是大静室,就是野愚所居住的地方,这里为东支。葦野的山楼在西南边尽头处,上面是玄明的精舍,最上面是体极所新建的居室,这是西支。而珠帘翠壁,位于峡谷正中,紧靠峡谷的是兰宗的居室,上面为隐空的居室,最上面是念佛堂,就是白云的居室,这是中支。其间路转崖分,点缀一处静室就有一室之妙,静室盘旋着来回建筑,各自形成境界,正像一朵巨大的莲花,花瓣分成千片,而片片都自成一个境界,各自都没有欠缺。

从义轩的居室又往南作“之”字形下,一里多,经过天香的静室,天香是幻住庵的僧人,有九十岁,我当初上去找葦野的住处,首先经过这里问路。又往南一里,经过幻住庵,庵西就是兰陀寺,分陇平行相对,狮子林的水,分流于左右,而汇合于其下。又往南下一里多,二股水才汇合,渡过去就是大乘庵。从沟涧南岸往东沿沟涧走,半里,水转南流,又越过沟涧往东南下,一里,经过无我、无息二庵。下面就是小龙潭、五花庵,已在悉檀寺右墙之外,但间隔着冈陇。又越过沟涧往南经过迎祥寺,于是向东顺沟涧行,一里,到寺西边的虎砂,就是以前在黑暗中摸索的地方。此支脉从兰陀寺向南伸来,到迎祥寺转向东延伸,横贯于悉檀寺之前,东接突起于内的龙砂,围绕黑龙潭于内,是悉檀寺第一重案山。其内则阻住狮子林的水,向东流入龙潭;其外则分界旃檀林的水,在龙潭下游汇合,而支脉就延伸到此为止。于是又往北越过沟涧走半里,进入悉檀寺,与弘辨等上人相见,像并州故乡的人一样。以前同葦野的父亲从悉檀寺进狮子林,寺前的杏花刚刚开放,各人折了一枝带上去;下来后,则寺前的桃花也缤纷开放,在前开的杏花颜色益发浅而繁,后开的桃花容颜更加新而艳,五天之中,竟有如此芳菲。目睹天地间春色的来临,越发感到古今事物的变幻不定。

【原文】

初四日 饭于悉檀,即携杖西过迎祥、石钟二寺。共二里,于石钟、西竺之前,逾涧而南,即前山所来大道也。余前自报恩寺后渡溪分道,误循龙潭溪而上,不及过大士阁出此,而行李从此来。顾仆言大士阁后有瀑甚奇,从此下不远,从之,即逾脊。脊甚狭而平,脊南即瀑布所下之峡,脊北即石桥所下之涧,脊西自息阴轩来,过此南突而为牟尼

庵，尽于大士阁者也。脊南大路从东南循岭，观瀑亭倚之。瀑布从西南透峡，玉龙阁跨之。由观瀑亭对崖瞰瀑布从玉龙阁下隕，坠崖悬练，深百余丈，直注峡底，峡逼簞深，俯视不能及其麓。然踞亭俯仰，绝顶浮岚，中悬九天，绝崖隕雪，下嵌九地，兼之霁色澄映，花光浮动，觉此身非复人间，天台石梁，庶几又向昙花亭上来也。时余神飞玉龙阁，遂不及南下问大士阁之胜，于是仍返脊，南循峡端共一里，陟瀑布之上，登玉龙。其阁跨瀑布上流，当两山峡口，乃西支与中支二大距凑拍处，水自罗汉、华严来，至此隕空下捣。此一阁正如石梁之横翠，鹊桥之飞空，惜无居人，但觉杳然有花落水流之想。阁为杨冷然师孔所题，与观瀑亭俱为蒋宾川尔弟所建。有一碑卧楼板，偃踞而录之。

遂沿中支一里，西上息阴轩。从其左北逾涧，又北半里，入大觉寺，叩遍周老师。师为无心法嗣，今年届七十，齿德两高，为山中之耆宿^①。余前与之期以新旦往祝，而狮林迟下，又空手而前，殊觉快快。师留餐于东轩。轩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，沼不大，中置一石盆，盆中植一锡管，水自管倒腾空中，其高将三丈，玉痕一缕，自下上喷，随风飞洒，散作空花。前观之甚奇，即疑虽管植沼中，必与沼水无涉，况既能倒射三丈，何以不出三丈外？此必别有一水，其高与此并，彼之下，从此坠，故此上，从此止，其伏机当在沼底，非沼之所能为也。至此问之，果轩左有崖高三丈余，水从崖坠，以锡管承之，承处高三丈，故倒射而出亦如之，管从地中伏行数十丈，始向沼心竖起，其管气一丝不旁泄，故激发如此耳。雁宕小龙湫下，昔有双剑泉，其高三尺，但彼则自然石窍，后为人斫窍而水不涌起，是气泄之验也。余昔候黄石斋于秣陵^②，见洪武门一肆盆中，亦有水上射，中有一圆物如丸，跳伏其上，其高止三尺，以物色黄君急，不及细勘，当亦此类也。既饭，录碑于西轩。轩中山茶盛开，余前已见之，至是折一枝。

别遍周，西半里，过一桥，又北上坡一里，入寂光寺。寺住持先从遍周东轩同餐，至此未返。余录碑未竟，暝色将合，携纸已罄^③，乃返悉檀。又从大觉东一探龙华、西竺二寺，日暮不能详也。

注释

①耆(qí)宿：年高而有道德学问的人。

②秣陵：明置秣陵关，今名同，在江苏南京市南五十里。

③磬(qìng 庆):尽,完。

【今译】



初四日 在悉檀寺吃过饭,就携带拐杖往西经过迎祥、石钟二寺。一共走二里,在石钟寺、西竺寺之前,越过沟涧往南走,就是前山通来的大路。我以前从报恩寺后渡过溪水分路,误沿龙潭溪而上,来不及经过大士阁走出此地,而行李却顺此过来。顾仆说大士阁后有很奇妙的瀑布,从这里下去不远,听他的话,就翻越山脊。山脊很狭窄但平坦,脊南就是瀑布流下去的峡谷,脊北就是石桥下面的沟涧,山脊从西边的息阴轩伸来,经过这里往南突起为牟尼庵,到大士阁结束。脊南大路从东南顺岭走,观瀑亭傍靠着路。瀑布从西南穿过峡谷,玉龙阁横跨在瀑布上。从观瀑亭对面的崖上俯瞰瀑布从玉龙阁之下散落,悬空的银练坠在崖端,深一百多丈,直注峡谷底,峡谷狭窄,箐沟深陷,俯视不到崖麓。然而坐在亭中俯仰,绝顶云雾飘浮,悬在九天之中,绝崖积雪坠落,嵌入九地之下,再加上雨后清澈的天色映衬,花光浮动,觉得此时自己如在蓬莱仙境。天台山石梁,有的从昙花亭边伸来。此时我的思绪飞到玉龙阁,就来不及南下过问大士阁的胜境,于是仍然返回山脊,往南沿峡谷口共走了一里,攀到瀑布之上,登上玉龙阁。玉龙阁横跨瀑布上游,位于两座山之间的峡谷口,是鸡足山三距中的西支与中支二大距聚结处,水从罗汉壁、华严寺流来,到这里悬空坠落,往下冲捣。此玉龙阁正像石桥横跨青山,鹊桥飞越天空,可惜没有居住的人,只感到沉寂得令人生出落花流水的想法。阁名为杨冷然师孔所题写,与观瀑亭都是宾川知州蒋尔弟所建。有一块碑卧在楼板上,蹲伏着录碑文。

于是沿中支走一里,往西上息阴轩。顺轩左往北越过沟涧,又往北走半里,进入大觉寺,叩拜遍周老师。遍周师继承无心师的衣钵,今年满七十,年龄、德行都高,是山中年高而有道德学问的人。我先前和他约定在新年时去祝寿,但从狮子林下来迟了,又空手前来,特别感到不安。法师留我在东轩吃饭,轩中有水从亭池中向上射入天空,池不大,中间放着一个石盆,盆中插一根锡管,水顺锡管倒腾于空中,水高将近三丈,一缕玉痕,从下向上喷射,随风飞洒,散落为空中之花。以前观赏时很惊奇,就怀疑,虽然锡管插在池中,必定和池水没有关系,

何况既然能倒喷三丈高，为什么不超出三丈以外？这里肯定另有一股水源，其高度和这喷水相同，那股水往下朝这里坠落，所以再从这里往上喷，就只能到此高度为止，其埋藏的机关应在池底，不是池水能够从下往上喷射。到此时询问，果然是轩左有三丈多高的山崖，水顺崖坠落，用锡管接住，接水处有三丈高，所以倒射而出也一样高，锡管沿地下埋了数十丈，才从池中竖起，锡管一丝气都不泄漏，所以能如此喷发。〔雁宕山小龙湫之下，从前有双剑泉，泉水高三尺，但那是自然石洞，后来被人凿洞而水不再涌起，是漏气的应验。我从前在秣陵关访问黄石斋，看见洪武门一家店铺的盆中，也有水往上喷射，盆中有一个球丸般的圆物，跳伏其上，水高只有三尺，因为急于寻找黄君，来不及细细察看，应当也是这类情形。〕吃过饭，在西轩录碑。轩中山茶盛开，我在前已看见了，这次折了一枝。

和遍周告别，往西半里，过一座桥，又往北上坡一里，进入寂光寺。寺中的住持刚才一起在遍周的东轩用餐，到此时还没回来。我还没录完碑，夜色即将来临，携带的纸已经用完，于是返回悉檀寺。又顺大觉寺东探访了一下龙华寺、西竺寺，天黑不能详细看了。

【原文】

初五日 暂憩悉檀寺。莘野乃翁沈君，具柬邀余同悉檀诸禅侣，以初六日供斋狮林，是日遂不及出。

初六日 悉檀四长老饭后约赴沈君斋，沈君亦以献岁周花甲^①，余乃录除夕下榻四诗为祝。仍五里，至天香庐侧，又蹶峻二里而登莘野楼，则白云、翠月、玄明诸静侣皆在。进餐后，遂同四长老遍探林中诸静室。宛转翠微间，天气清媚，茶花鲜娇，云关翠隙，无所不到。先过隐空，为留盒茗。过兰宗、野愚，俱下山。过玄明，啜茗传松实^②。过白云，啜茗传茶实。茶实大如芡实，中有肉白如榛，分两片而长，入口有一阵凉味甚异。即吾地之茗实，而此独可食。闻感通寺者最佳，不易得也。间有油者棘口。过体极静庐，预备茶盒以待。下午，仍饭于莘野楼。四长老强余骑，从西垂下二里，过兰陀寺西，从其前东转，乃由幻住前下坡，四里，归悉檀。

初七日 晨起，大觉寺遍周令其徒折柬来招，余将赴之，适艮一、兰宗至，又有本寺复吾师自摩尼寺至，复吾，鹤庆人，以庠士为本无高



徒。今主摩尼，间归本刹，乃四长老之兄行也。有子现在鹤庠。野愚师又至，遂共斋本刹。下午，野愚、兰宗由塔盘往大士阁，余赴大觉之招。小食后，腹果甚，遂乘间往寂光，录前所未竟碑。仍饭于大觉，而还悉檀宿。

注释

①花甲：我国古代纪年方法有多种，其中一种以十天干、十二地支参互配合，六十年为一轮，因称年满六十岁为一花甲。

②松实：即食用的课松籽，至今仍为云南特产。

【今译】

初五日 暂住在悉檀寺。莘野的父亲沈君，备好柬帖邀请我和悉檀寺众禅侣，初六日在狮子林供斋食，这天就没来得及出去。

初六日 悉檀寺四位长老饭后约着去赴沈君的斋会，沈君也在一年之始满六十岁，我于是录下除夕夜住宿时的四首诗作为祝贺。仍然走五里，到天香的居室旁边，又攀登二里陡坡而上莘野的山楼，白云、翠月、玄明等各位静侣都在。进餐后，就同四位长老一齐拜访林中各静室。环绕于青山之中，空气清新阳光明媚，茶花鲜艳娇美，云关翠隙，无所不到。先拜访隐空，用茶盒款待。拜访兰宗、野愚，都下山了。拜访玄明，喝茶吃松籽。拜访白云，喝茶吃茶实。〔茶实和芡实一样大，其中的肉如同榛子，分成两片但长，入口有一阵很奇特的凉味。就是我家乡的茗实，但只有这里的能吃。听说感通寺的最佳，不容易得到。偶尔有含油的会棘口。〕拜访体极的静室，他预备了茶盒来招待。下午，仍然在莘野楼吃饭。四位长老硬要我骑马走，顺西垂下二里，经过兰陀寺西，从寺前往东转，于是经幻住庵前下坡，四里，回到悉檀寺。

初七日 早晨起床，大觉寺的遍周让他的徒弟用柬帖来邀请，我打算去时，恰巧艮一、兰宗来到，又有本寺的复吾法师从摩尼寺来，〔复吾是鹤庆府人，以庠生的身份作为本无的高徒。如今作摩尼寺住持，间或回到本寺，排行是四位长老的师兄。有儿子，现在鹤庆府学校。〕野愚法师又来，于是一同在本寺吃斋。下午，野愚、兰宗经过塔盘去大士阁，我去赴大觉寺的邀请。小吃后，腹中很饱，于是乘空去寂光寺，录以前所没录完的碑文。仍然在大觉寺吃饭，然后返回悉檀寺住宿。